

如皋历代文学名家简述 (中)

□丁凤



冒襄

第4位冒襄(1611—1693),即冒辟疆、冒巢民,明末清初文学家、书法家。冒襄十分爱国,为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,具有民族气节。他尤好交游,其编著《同人集》录入大量交游诗人雅集唱和的诗文。这册书也是如皋历史上第一次地方诗人作品的汇编之作。冒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地位,他是忆语体文学的鼻祖,所作《影梅庵忆语》记录下他与名媛董小宛之间的动人情感往事。此外,他的编著还

有《朴巢诗选》《朴巢文选》《水绘园诗文集》等。

第5位是沙元炳(1864—1927),清末进士,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学家、藏书家。沙先生不仅在实业、教育方面作出重大贡献,他的诗文学作品也多多经典。宗孝忱先生赞其文章,师法桐城,独步江北。他的著作《志颐堂诗文集》,录其诗作800余首,及大量文章。

第6位是魏建功(1901—1980),诗人、语言文字学家、教育



卢新华

家。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,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。主持编纂《新华字典》,著有《魏建功文集》《魏建功文选》等。

第7位是耿林莽(1926—2023),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、中国诗歌学会理事。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,耿先生便在如皋、徐州、上海等地报刊发表大量诗作。日后,他长期在青岛从事副

刊编辑工作。晚年,他追随诗人柯蓝,热衷于散文诗创作,终成散文诗大家。耿先生诗文集著作甚多,有《醒来的鱼》《五月的丁香》《飞鸟的高度》《草鞋抒情》《耿林莽散文诗精品选》《耿林莽随笔》《人间有青鸟》等。

第8位是沙白,1925年生,原名李涛、李乙等,笔名鲁氓等,诗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他与耿林莽、丁图是好友,三位都是同一时期从如皋出发,走向中国文坛的青年诗人。沙白曾任《萌芽》诗歌编辑,代表作有《杏花春雨江南》《大江东去》《砾石集》《南国小夜曲》《沙白抒情短诗选》《独享寂寞》等。

第9位是沈虹光,1948年生,剧作家,四获曹禺戏剧文学奖,曾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、湖北省文联主席,代表作有《沈虹光剧作选》《洛地》《壮士无言》等。

第10位是卢新华,1954年生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当代文学流派“伤痕文学”以他的同名小说《伤痕》定名。代表作有《紫禁城》《财富如水》《伤痕》《梦中人》《三本书主义》等。

中共如皋市委党校

□钱海兵



中共如皋市委党校历史悠久,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:1944年,中共如西县委在在江安尤家行宝庆寺开办“县学”,主要以区、乡干部和县、区选民代表为培训对象,由县领导讲课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初,如皋“县学”开办“党员干部训练班”,简称“党训班”。此后,党训班成为县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机构。

1949年,如皋全境解放,党训班随县委进驻如城,先后设址于定慧寺、人民公园、张家花园、冒公馆等处。1954年,如皋县委西迁长巷,党训班遂移至西云路巷。1960年,经中共南通地委(1960)9号文批复,中共如皋县委党训班改建为中共如皋市委党校。1991年,如皋撤县设市,中共如皋县委党校更名中共如皋市委党校。如今中共如皋市委党校已经迁址李渔南路9号重建,焕然一新。

丁堰社学巷

□张祝茂

社学巷位于丁堰镇三河街6至8号之间。社学是官方在丁堰镇设立最早的教育机构,300多年间,虽屡经天灾人祸,校舍在巷内几经易址,但教学从未中断。明清时期,街巷命名时,兴贤社学所在巷被称为“社学巷”。

唐时,丁堰是白盐集市,“诸盐场出入运盐河的总口”。各地盐商纷纷在此设点收购、储运。朝廷在沿河两岸,建仓储盐,时称“临(菱)河仓铺”。838年,日本圆仁和尚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记载:“……十九日,午时到临河仓铺”。丁堰因盐而兴,商贾云集,于此安家,便开始重视教育。1524年,如皋知县梁乔升在镇

上设社学,黎民百姓也有了入学报教育的机会。校址设在东街姜家大院。院子很安静,适宜读书。学子们黎明即起,到校早读,书声琅琅,晚上秉烛夜读,蔚然成风。几年后,镇上大部分商铺的管家和账房先生都是社学的学子。清末,在社学内还设立过师范传习所,从这所普通的学堂里,先后走出清末秀才《东皋楹联丛话》的作者姜辉庭、诗人姜焯、名医薛宝田、实业家陈端、画家杨丙文等名人,还有刘椒实、刘鹏起、姜渚鸿、王希韩、程逸卷、程子猷、姜百伟等乡董、绅士。无论吟诗作对、悬壶济世,还是经商从政,他们都为丁堰

的发展作过贡献。1906年,社学学子姜焯为回馈社会,受改良思维的影响,放弃了升迁机会,与刘椒实等在镇东碧霞宫兴办丁堰第一初级小学堂。1914年开办高等小学,并于镇西地藏殿房先生都是社学的学子。清末,在社学内还设立过师范传习所,从这所普通的学堂里,先后走出清末秀才《东皋楹联丛话》的作者姜辉庭、诗人姜焯、名医薛宝田、实业家陈端、画家杨丙文等名人,还有刘椒实、刘鹏起、姜渚鸿、王希韩、程逸卷、程子猷、姜百伟等乡董、绅士。无论吟诗作对、悬壶济世,还是经商从政,他们都为丁堰

永寿私宅,建于1922年,马永寿从扬州迁来,曾任地方税务所所长。北巷口姜怀庆的住宅。姜怀庆是“姜半街”的后裔,明末发起募捐,购来青、麻石板铺设街面,使老街市焕然一新。街南东则是王郁斋宅院,西侧是姜氏祠堂。

巷子宽两米不等,穿街而过。南至运盐河,北至后街。奇特的是巷道呈“几”字形,其因不详。虽经数代人修缮、改建,巷道仍保持传统街巷体系,不同建筑风格的老式宅院,豪华端庄,卓尔不凡,今尚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有黄、马、柯、姜氏等几家,有的曾是社学的校舍,留有很多历史痕迹。

清泉浴室竣工开汤

【本報訊】本縣魚市口清泉浴室自年關結束後,該池經理李君無意經營,以至停湯日久,現因該池職工生活難以維持,轉由職業工會理事長吳方隅等一再向資方洽商,經手接辦,繼續開湯,並對內部

浴室業職工會改選

【本報訊】浴室業職工會為加強組織,調整人事起見,改選,並於本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,假坐吳赴通

濟食米

二十五噸

發發蘇北各區各縣

清泉浴室旧事钩沉

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如皋。彼时,皋城很安逸。周末休闲,除去电影院,还可洗澡。澡堂稍大的,要数县政府、百货大楼西边的清泉浴室。大门朝北,二楼洗澡,一楼休息。休息大厅是排排有序的长沙发。沙发上铺着蓝白相间的大毛巾,很像阿根廷的国旗色。客人休息时,微微斜着躺在上面。沙发的内部是空的,用来放置衣服。作为城里人,从清泉浴室泡个热水澡,一身暖到家。不少农村客人,泡完热水澡,两脚凉到家。还有休息室内,为大人提供茶水,为小孩提供汽水、冰糖。儿时的味道,童年的热气,至今难忘。

霖的父亲是清泉浴室的老板,后又听人说及其父只是在清泉浴室外面卖香烟。关于管老父亲的从业情况,如今已难核实,不过清泉浴室名字的历史,无需考证。

清泉浴室一名,早已有之,在“清泉池”“工人浴室”之间,就已出现过。1948年2月26日,如皋浴室职业工会为加强组织,调整相关人事安排,进行改选。那天早上9点在浴室公所召开会员代表大会,选举吴方隅为理事长,邱林、黄德奎等为常务理事,郭嘉华为理事,闾福如为监事。3月1日,他们参加宣誓典礼,召开第一次理监事会,商讨相关事宜。

这个如皋浴室职业工会还非浪得虚名。此次改选时,清泉池已名清泉浴室,而且遇到经营困难。《清泉浴室竣工开汤》记载,1947年大年过后,清泉浴室李姓经理已经无意经营,便将澡堂关闭。停汤多日后,清泉浴室的老工人们,生活难以维持,只能向浴室职业工会求救。浴室职业工会吴方隅等人一再主动与投资方商量,经手接办,对浴室内部重新装修。1948年3月19日,清泉浴池得以开展,又迎来不少如皋的老浴客。

父亲爱如皋

□冯璐



冯璐,世居南通,高中毕业后派送如皋加力公社插队7年。曾任教师,国有市建筑材料总公司业务员、科长、董事长兼总经理,市物资局副局长。现退休。

我家世居南通掌印巷,与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故居一巷之隔。父亲冯芷洲自幼无师自通,情趣多多。他尤爱京剧,能琴善唱,素有通城“冯琴”“名票”之称;他把玩盆景,把普普通通的树草,点化成盆里的诗画,把个儿不大的院子,塑造得曲径通幽,古风徐来,小院被建筑大师孙之厦赐名“百卉园”,父亲因之雅号“百卉园丁”;他节省每一分零花钱,购藏字画古玩,数间小屋琳琅满目,每个角落赏心悦目;他乐交文人士墨客,小院往来无白丁,演奏有琴声,谈笑有风生,早年画家高冠华、顾乐夫、尤无曲、黄稚松兄弟,及剧作家顾尔骝、名中医朱良春等落难文人是我家座上客,时称“南通十大文人”常落座我家谈诗论画。

或许他的文人因子、闲情雅趣与如皋的悠久文化积淀有不解之缘吧,父亲有深深的“如皋情结”。如今,父亲已谢世20余年,但我常常忆起他对如皋的深爱之情。

1968年,19岁的我和妹妹随滚滚的知青洪流,到如皋加力公社

插队。父亲常常在节假日骑辆破旧的单车,沿老通扬公路,经如城,往西上老如黄路,到达我们插队的梅甸大队,已是漆黑一片。田埂路边,床前灯下,父亲常说起如皋的古街、巷子、小桥、掌故,愁苦疲惫的脸上放出流光溢彩。我惊叹,他怎会如此熟知如皋。后来我知道,父亲从南通到加力,总在如城落脚小憩,喝两杯热茶,串几条小巷,耳濡目染,渐渐地他认识了如皋,喜欢上了如皋。没想到,他对如皋的情感,竟然对我此后的人生注入了“历史性”的影响。

我插队期间,认识了一位如皋知青,知道他常有文章在报刊发表,他父亲在如皋教育界颇有威望。他家陈设虽陋,却有几大摞的书……我回去说起这位知青,母亲、兄长一脸愕然,生怕我生出什么“情愫”。父亲沉思片刻,话里有音:“如皋蛮好,如皋人蛮好,如皋书香人家蛮好!”

父亲话意的慰勉下,那位知青成了我的丈夫。

这之后,无论我在插队时,还

是参加工作后,父亲和母亲几乎每年都要到如皋小住一两次,退休后来得更勤,有时一来个把月。他待在我家里的时间寥寥,他总是日出而行,日落而归,结识朋友,溜达街巷。

水绘园、定慧寺他每年必去,数游不厌。他一笔一划临摹水绘园各式窗格装订成册,驻足六朝松前发思古之幽情。1976年,父亲特地请如皋照相馆的摄影师,给他和母亲在水绘园前留影,放大后挂在家里,逢人便称道水绘园的历史。他结缘定慧寺高僧,赠予名家画作。

父亲遍访如皋票友,北门的丁先生、南门的张先生、八字巷的钱先生、拉京胡的盲人小陈都是他的莫逆之交、忘年之交,他们常常聚在一起,唱念做打,切磋技艺。如城小巷深处,飞出父亲或悠扬或铿锵的京胡声;临街小屋,传来父亲有板有眼、字正腔圆的老生唱腔。如皋的琴师、白蒲的名票、长江的票友,时常出现在我南通家中。直到现在,我碰到如皋好些友人,都熟知我家“百卉园”的一草一木。

父亲喜欢跑苗圃,去绿园,串访花木农家,一去就是半天。他和花木名家花汉民、郑长才等往来不断,对千年古松松柏钟爱有加,心移情寄。他买回来一棵不起眼的黄杨老桩,带回南通,亲手侍弄,几年后成为我家百余盆景中的精品之一。记者登门拍照,好多报刊、画册选登。而今,人非物是,那盆黄杨奇姿依旧。他对一般人称道的某些园林和盆景作品,不随众誉,见解独到,看到园林中有水泥浇筑、瓷砖构建,会皱眉瞪眼,见到树草和山石、人马搭配失当低声喃喃“不对头不对头”,但他从不当面说破。只是在无人处和我们借物说理,园林盆景“最讲究文人气,最忌讳匠人气,一木一石,气在其中”。

而今,父亲已乘鹤多年了。可是,我似乎总听到小街后巷父亲的胡琴声,看到古玩市场父亲蹲地玩的身影,恍惚中,东大街的“龙背”路上、迎春桥的石板河边,依然漫步着一位深爱如皋的老人……

